

# 难忘的影子

辛竹



院图书馆

# 难忘的影子

辛竹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# 难 忘 的 影 子

NANWANG DE YINGZI

著 者：辛 竹

封面设计：叶 雨、马少展

责任编辑：周健强

出 版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发 行：新 华 书 店

印 刷：文 字 六 〇 三 厂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9.375印张 137,000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8,000

书号 10002·70 定价 1.80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双回门 · · · · ·   | 1   |
| 二、真假信使 · · · · ·  | 13  |
| 三、风雪友情 · · · · ·  | 22  |
| 四、游学生涯 · · · · ·  | 41  |
| 五、少年漂泊者 · · · · · | 64  |
| 六、一板三眼 · · · · ·  | 83  |
| 七、家庭大学 · · · · ·  | 104 |
| 八、课堂巡礼 · · · · ·  | 121 |
| 九、苦闷的象征 · · · · · | 147 |
| 十、双重人格 · · · · ·  | 172 |
| 十一、春灯谜 · · · · ·  | 193 |
| 十二、岁寒三友 · · · · · | 211 |
| 十三、幻想新村 · · · · · | 230 |
| 十四、寒山绿萼 · · · · · | 254 |
| 十五、数学难题 · · · · · | 272 |

## 一 双回门

一九二八年八月里一个早晨，在S县城的南门口外，停着一辆独轮车。车上放着一卷行李，一口皮箱。车旁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。她上身是一件白上衣，袖子刚到肘弯下一点；下身是垂到膝下的黑裙子；脚上穿着胶底白球鞋。她一手掠起被风吹散的短发，同时目不转睛地对城门里张望，仿佛是等什么人。

正好从城里又出来了一辆同样的独轮车，同样在车上放着一卷行李，一口皮箱。车旁跟着走的是一个男学生，又瘦又小，看来也是只有十几岁，同女学生高矮差不多。

女的一见就赶上前去，说：

“是去南乡吧？我们一同走。用你雇的车。我的车只雇到这里。车钱给过了。”

男的一声不响，看着车夫把行李、箱子搬过来放在一辆车上。

两人都不坐车，并肩跟着车走，互相间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。

早晨进城出城的人不多。两人不说话，只听着独轮车的轮子吱吱呀呀地响，大概轮轴需要上油了。这种平板独轮车土话叫做“土牯牛”，也许是由于这种叫声起的名字。

路两旁的房舍越来越稀稀落落，田地和树木越来越多了。路上来往的和下田地去的人也多起来了

男的一眼都不看女的，女的却不时偷眼望望男的，好象对他的平头短发和蓝布长衫感到什么兴趣。直到约摸走了七八里路，将近一个小时，前面出现好象是什么村镇的样子，女的才低声对男的说了一句：

“不说话不好，怕会引起怀疑。”随即大声问车夫：“前面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九里沟。九里沟，十里铺，神仙难走这条路。”车夫两手握把推着车前进随口回答。

“怎么不好走哇？”还是女的问。

“从九里沟到十里铺，说是一里路，三里也不止。”车夫推着车，头也不回。

男的这时才望望女的，嘴里咕噜一句：“真奇

怪。”

“你没到过乡下，是不是？”女的问男的。

“没到过南乡。”男的想着自己不止一次到北乡去上坟，最近还往北走过一次，可是嘴里没说，答话时也不看女的。

“那你到过哪乡？”女的笑了。

“北乡，还有西乡。”男的想起两年前北伐军来到时攻打县城，他先期逃往西乡亲戚家的事，可是仍然没有说出来。

“你看到城西湖了？湖里有水没有？”

“没见到。只见到一片庄稼，不知哪里是湖。”男的这时才多说了一句话。

车夫插嘴了：“城西湖的地两块钱一亩还没人要。庄稼长得好好的，大河（淮河）一涨水，什么都淹了。可是要赶上一年不发大水，那就是大丰收。湖底的地肥着呢。可是哪年不发大水呀！”

男学生忽然想起，自己有两个表哥就住在九里沟。二表哥还不大见面，大表哥却是常进城到家里来的。倘若路上碰见了，那可不好。他觉得不妙，连忙加快了步伐，不知不觉赶到车的前头去了。

“你跑什么？象有人追你似的！”女学生发话

了。

男学生被这大声嗔怪唤醒了。他停下脚步，回头一望，只见那女学生只稍微走快些，赶上了和车子并行，一脸不高兴。他只好等两人到一起时才举步。两人又放慢步伐，跟在车夫身后远些。这时他才低声说：“我的表哥住在九里沟。”

女的噗哧一声笑了。

“那怕什么！我当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她反而提高声音，好象有意让车夫听见。

男的无言可对，只心里着急。幸好所谓九里沟远看象村镇，实际只是有些人家住得略微稠密些，又都不在路边。路仍是穿田野过去的。他们很快就向离十里铺剩下的那一里进发了。

“你怎么一眼就认出了我？我还怕不认识你，要在城门口找呢。”男的问。

女的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早就认识你了。我们住一条巷子，谁不认识你呀？小孩子穿长袍马褂，戴红顶子瓜皮帽，常常跑到我家门口那边的桥上东张西望。远看象个小老头，近看象个泥娃娃。”

男的觉得被揭了底，受了侮辱，又不知道怎么反击。

“我哥哥常提到你哥哥，他们都是教书的。”女



的接着说。

“我哥哥可没有提你哥哥。他们教的是两所小学，不在一起。”男的极力表示疏远。

两人又都沉默下去。他们谈话时声音很低。

“前面就是十里铺了。”车夫提醒他们说。

原来十里铺只是个小小的集镇，有几户人家，可以远远望见。

“望见在前面，还得走一两里路。”车夫补充说。

不知是车夫走快了，还是他们走慢了，中间的距离更拉开了。女的不客气地望着男的，问：

“你有十七岁吗？”

男的又感到受了侮辱，不由得脱口而出：

“你有十七岁吗？”

一下子两人都失笑了。

“我准是姐姐。你几月生日？”女的问。

“怎么？你问我生辰八字？”男的不假思索就说出了口。他本来只想到要生辰八字是为了害人，好象《封神演义》上射死赵公明那样；不料话一出口，忽然想到对面是个女的，要生辰八字就联上婚姻了，不由得脸上发起烧来。

“不理你了。这么坏！”女的声音很低。

男的连忙转脸对女的想讲赔不是的话，却看到女的一张脸全红了。他的赔罪的话也不知怎么说了。这时他才看出女的鼻子旁还有几粒麻子。白脸变成红脸，麻点格外鲜明。他从来没有同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女的在一起。姐姐比自己年纪大一倍还转弯，侄女比自己小了十岁以上。这次面对和自己一样大的女孩子，是生平第一遭。他一意识到这一点，不觉手足无措，拙口笨舌，脸上更发烧，自己知道一定红得不在女的以下。这一点女的自然也发现了，尽管她并没有转过脸来。

“走慢些。这个样子，被人看见，多不好。”她的声音低得只有男的一个人听得见。

车夫在前面一家茶棚前把车子放下，回头一望，男女两个还离得远。他笑了笑，自己在一张桌子前坐下。对着茶棚里的老太婆用手朝后面指了指。老太婆拿过一把茶壶，三只茶杯。

男女两人彼此望了望脸孔，觉得不那么红了，才走向茶棚，但还是有点磨磨蹭蹭。女的脸上并没有怒容，却在眼睛里讲了话。男的不大懂这样大的女子的眼睛说的话，猜想是叫自己小心，便依旧不言不语。两人默然在车夫的桌边坐下。车夫给两人各斟了一杯茶。

不料茶棚里的老太婆对他们发生了兴趣。远远望了一会儿，见他们一言不发喝闷茶，就走了过来。走近了才看出她虽是乡下老人打扮，论年纪也不过四十多岁。

“从城里来吧？今天天热，到晌午就不好在太阳底下赶路了。还有多少路呀？”

“到三十里铺，不远。”车夫代答。

“我到团城子。”女的不经考虑就赶快声明。

“团城子就在三十里铺旁边不远，到不了晌午就到了。别着急，慢慢走，多歇一会。”这时茶棚里只他们这一张桌子有客人。老太婆索性坐下来聊天了。她好象是同车夫讲话，眼光却不断打量那两个男女学生模样的人。又看到车子上的行李是两份，她凭着职业的兴趣和习惯，正在估量这一对客人。两客人总是不开口。她同车夫讲了一阵，仿佛恍然大悟，认为三十里铺和团城子指的是一个地方，便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说：

“今天是黄道吉日，正好双回门。”她没有感觉到这句话引起什么变化，自以为猜中了，或则是话中有话，自己暗示得对，又接上一句：“大吉大利，一准早生贵子。”

本来听的三个人并没有一下子明白她的意

思，这后一句话一出来，可就情况大变了。

“我们是去教书的。”男女两个不约而同，同声回答。

“他们一个到三十里铺，一个到团城子。”车夫也明白过来了，替他们加了一句解释。可是为什么不一起上车，却要一个等一个呢？车夫有自己的解释，这时才问出话来，想核实一下：“你们是一个住北城，一个住南城，才约好在南门口会合吧？”车夫的话也好像是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疑心。

“对了！”女的抢先回答，眼睛对着男的，只怕他说错了话。可恨这个男孩子第一次和同年龄女的在一起，不懂她的眼睛语言；只知是眼睛在说话，却不知说的是什么，觉得比外国话还难懂。他更加张口结舌，全权委托女的办外交了。

可是两人的脸色无法隐蔽，而且男的所不明白的女的眼睛语言，老太婆和车夫倒是好象一下子明白过来了。他们两人对看了一眼，不禁一同放声大笑起来。

这两个学生突然觉得秘密被人识破，脸色猛然由红而白，反而正常化了。

其实这两个人住在一条巷子里，相距不过一两百步。他们害怕被揭穿的秘密和车夫同茶棚老

太婆一同会心的秘密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他们隐瞒的是公事，而被人猜出来的是私事。

这是前一天的事。那个男学生被一个和他联系的人找到外面去，对他说：

“你去教小学的事，家里答应了，都准备好了吧？哪天走？”

“都准备好了。想明后天就走。”

“好。你那巷口朝着麦地的那家姓吴的也是小学教员，你知道吧？他的妹妹也去教小学，同你一样；不过不是一个学校，离得不远。现在为了安全，决定让你们两人一同走，结个伴。不过都不要让家里知道。她先到城南门口等你。她说她认识你，不会错。你们两人是邻居，两人的哥哥又都是小学教员，你们又同去南乡教小学，相去不远，这样，一同走，比她孤身一个女学生下乡要好得多。不过注意，你们只是邻居、同事、朋友，不是同志，不准发生横的关系。记住了，后天一早走。我跟她讲好了。我不来送你们。那边两处学校都打过招呼。放心去吧。你去的小学校长姓史，他负责那一带农运工作。一切听他安排。这个女的，你只负责送到她的学校，其他一概不管。注意路上不要引起疑心。要象本来很熟识的，不过也不要

过于亲密。好了，就这样。”

男孩子听时心头有一种仿佛自己要当保护女性的侠客一样，没有想到别的。见了面才觉得不对劲，自己并不具备英雄气概。后来反倒象是《儿女英雄传》的安公子遇上十三妹一样，更加心里又不服气，又不争气。茶棚中发觉被人怀疑成“双回门”，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。他还不知道“双回门”是个幌子，另有含意。

大概是同样十几岁的孩子，女的总比男的老练些。经过茶棚这一次锻炼，女的反而镇静下来了。她同老太婆居然攀谈了几句，半明半暗表示她仿佛是护送小弟弟上学校去的。这使男孩子大大损伤自尊心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盼快点离开。好容易车夫把茶喝足了，站起身来。男女两个赶快退出战场。女的还向茶棚老太婆付茶钱后作出了告辞的姿态，男的却象败军之将逃上了路。

走了一段路，女的对男的耳朵说：

“我说你是弟弟不是？你怎么这样沉不住气？想想你我是干什么来了。要是真被人识破，怎么办？”

男的受埋怨，又急又气，又怕车夫听见更要疑心别的，又怕耳语更引起人怀疑，简直不知怎么回

答，急得嘴里不知怎么吐出一句话：

“那你为什么脸红？”

女的把眼一瞪，半晌不吭声。男的知道话说错了，不敢抬头。终于女的说出话来：

“你脸不红？你不知道要保守什么秘密么？怎么这么笨！”

男的才明白，她脸红反而好象是有理的掩护，不料自己的反攻这次又失败了。

可是两人由此倒熟了起来，路上有说有笑了。女的已经看穿了男的不过是个大孩子，不必当他是男人。男的也敢望女的脸了，觉得那几粒麻子倒象是不可缺少的点缀，衬托得一张白脸更加好看。他觉得女人没有什么特别，自己仍然是男子汉，决不是什么安公子。

这样先到了团城子小学。一进校门就看见出来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。他笑着迎上前来，对女的说：

“我等你半天了。怎么现在才到？一路上累不累？”他仿佛忽然发现了还有个男的，脸色一变。没等他发问，女的便说：“他是去三十里铺小学的。我们同路来的。”转过脸来问：“你进来歇歇吧？”

幸而车夫救了驾，说：“没多远，赶到那边再歇

脚吧。我下午还得回城呢。”

车夫早已感觉到自己没看错人，是茶棚老太婆猜错了。不但不是“双回门”，走亲戚，也不是私奔，两人什么瓜葛也没有。这个男孩子怕不过是给人送亲的。

他猜的这一点果然不错。不到半年，便见分晓。

不过这两人为什么要结伴走，好象是一对，却是谁也猜不着的，这是秘密。



## 二 真假信使

在“双回门”误会的前一个月，正是七月（旧历六月）大暑天，那个男少年匆匆忙忙在县城西北乡的大路上向前奔。他脱下长衫，把衣襟顶在头上挡太阳。右手拿着一把破芭蕉扇，左臂扛起长衫，左手中紧捏着一卷纸。身上的小褂裤都浸湿了汗水。他匆匆赶路，最难受的是口渴。他中午在一个路边小棚里慌慌张张吃了点东西充饥，却忘了把水喝足。到下午天气更热，一点风也没有。四周都是麦地，已收割完毕。望不见一口井，一处池塘，一道河沟。这和南乡种稻田的情况全不一样。渴比饿更难受。算算六十里路才走了一大半，还会有二十里要走吧。连树木都稀少，很远的地方才好象有房屋。怎么办呢？越着急，越走快，越渴。怎么这么荒凉啊！

绝处逢生，猛然看见那一边地里好象有一道沟。走到附近时，果然是一道有水的沟。水又浅